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淚珠緣  
第二十八回 論宮商寶珠見實學 買文字顯宦盜虛名

卻說寶珠因秦文傳喚，便忙到東正院。時已上火，見台階下設著供牛女的香案。美雲、麗雲、綺雲、茜雲都圍在一處兒穿針乞巧。見寶珠進來都笑道：「你來的好，可有什麼東西帶來和我們鬥巧嗎？」茜雲道：「你瞧，這供著的球子香是我的，你可有這個？」寶珠略笑一笑，低聲道：「老爺喊我什麼？」美雲說：「不知道甚事，老爺在房裡呢。」寶珠便走上台階，小丫頭扳了一聲。秦文便喊：「進來。」寶珠進去，見房裡點著保險燈。只秦文一人，坐在太史椅上。寶珠進去請了安。看秦文臉色很和藹的，便大了膽子。秦文叫他坐下，因道：「你這幾天沒上學去麼？」寶珠紅了臉不敢答應。秦文道：「你文字不知道荒疏得那麼樣兒了。可知道本月月課，你師爺看的卷子，把你丟出五名外去了。可不臊死了人！你二哥哥倒考上第一。」寶珠改容回道：「這會月課時候，適因太太有點兒不適意著。所以便草草的塞責了，進來伺候。像以先，姪兒雖常在太太身邊玩，卻也沒一刻兒敢忘了書本子。到做文字的時候，隨便怎麼熱鬧，只拿起筆就收住了心。再也不管別的閒事，所以也便不甚荒疏了什麼。別人講老爺或說是謊。這月課每期是老爺面試的，卻總把姪兒卷子取在上面。終不成老爺也肯賞臉兒嗎？」說著，秦文倒被他嘔笑了道：「我知道你在正項文字絕不講究，不過臨時急幾句出來還看得過去罷了。人說你在雜作上很用點心思，敢自信得過嗎？」寶珠道：「說自信得過，姪兒不敢講這話。在人，卻還稱許的多，詆毀的少。只詞曲上的音律兩字，姪兒卻自信考不下的。」秦文道：「哦！這個怕也難說呢。我試問你瞧，律呂二字有分別麼？」寶珠笑道：「這個講音律的總由此開端，陽者為律，陰者為呂。律聲清，呂聲濁。人但說十二律，不知道卻是六呂六律並為十二的。如黃鐘、太簇、姑洗、蕤賓、夷則、無射為六律屬陽；大呂、夾鐘、仲呂、林鐘、南呂、應鐘為六呂屬陰。陰呂陽律必相間而成聲。黃鐘元間大呂，太簇二間夾鐘，姑洗三間仲呂，蕤賓四間林鐘，夷則五間南呂，無射六間應鐘，這便律呂合聲之說。」秦文又道：「九宮是哪九宮？」寶珠道：「九宮只用七宮。即黃鐘宮、仙呂宮、正宮、高宮、南呂宮、中呂宮、道宮便是。」秦文因道：「五音宮商角徵羽，六律六呂各有所屬，是哪幾個？再變宮變徵是哪一宮所生？」寶珠道：「這個需明白黃鐘大呂屬宮；太簇彝鐘屬商；姑洗仲呂屬角；培實閏徵、林鐘夷則屬徵；南呂無射屬羽；應鐘屬閏宮。這便是律呂隔八相生之說。」秦文點點頭，又道：「天干十數為十母，五音各有所屬各有所生，是怎這解呢？」寶珠道：「宮居中央屬土為戊己，君之象為信，徵所生其聲濁，生數五，成數十；商居西方屬金為庚辛，臣之象為義宮所生，生數四，成數九；角屬木居東方為甲乙，民之象為仁羽所生，其聲半清半濁，生數三，成數八；徵屬火居南方為丙丁，事之象為禮，角所生，其聲次清，生數二，成數七；羽屬水居北方為壬癸，物之象為智商所生，其聲最清，生數一，成數六，聲生於日，天干十數為十母，便是這個解說。還有律生於辰，地支十二為子，二十四候為婦之說，則便是：黃鐘為子，應十一月大雪至冬至節氣；大呂為丑，十二月小寒至大寒，太簇為寅，正月立春至雨水；夾鐘為卯，二月驚蟄至春分；姑洗為辰，三月清明至穀雨；仲呂為巳，四月立夏至小滿；蕤賓為午，五月芒種至夏至；林鐘為未，六月小暑至大暑；夷則為申，七月立秋至處暑；南呂為酉，八月白露至秋分；無射無戌，九月寒露至霜降；應鐘為亥，十月立冬至小雪。」秦文聽了甚是得意，想自己還論不到這地步。因又道：「律呂四犯，是怎麼樣一個犯法？」寶珠笑了笑道：「四犯是四個名式，即正犯、側犯、偏犯、旁犯。其實不止四犯，還有歸宮，便是稱為尾犯、倒犯的。」秦文道：「我不問名式，你只把那樣一個犯法講來。」寶珠道：「以宮犯宮為正犯。」秦文道：「怎麼宮能犯宮？」寶珠道：「黃鐘犯大呂便是以宮犯宮，以宮犯商為側犯；以宮犯羽為偏犯；以宮犯角為旁犯；以角犯宮為歸宮，週而復始。」秦文道：「那你還沒仔細，可知四犯是總名，一宮皆有四犯的。」寶珠連道：「正是呢。若把四犯細講起來，原十二宮各有所犯。以十二宮照前律呂相間排去，如黃鐘宮犯無射商為宮犯商，無射商犯夾鐘羽為商犯羽，夾鐘羽犯無射閏為羽犯角；無射閏犯黃鐘宮為歸宮。以此類推，只寫一紙出來，便明白了。」秦文道：「你便寫一紙出來我瞧。」說著便將筆硯移到桌角上來，令寶珠寫。寶珠欣欣得意的一氣寫了一張呈與秦文。看是：

律呂四犯表

宮犯商商犯羽羽犯角角歸木宮  
黃鐘宮無射商夾鐘角無射閏  
大呂宮應鐘商姑洗角應鐘閏  
太簇宮黃鐘商仲呂角黃鐘閏  
夾鐘宮大呂商蕤賓角大呂閏  
姑洗宮太簇商林鐘角太簇閏  
仲呂宮夾鐘商夷則角夾鐘閏  
蕤賓宮姑洗商南呂角姑洗閏  
林鐘宮仲呂商無射角仲呂閏  
夷則宮蕤賓商應鐘角蕤賓閏  
南呂宮林鐘商黃鐘角林鐘閏  
無射宮夷則商大呂角夷則閏  
應鐘宮南呂商太簇角南呂閏

秦文看了點頭道：「這便是了。可知十二宮生八十四調，你也辨得清麼。」寶珠道：「這個解得來。每宮以宮商角變徵羽閏七音生七調，變即變徵，閏即閏宮。宋譜多只用一字，分別注拍。」秦文道：「這個你既知道，可知每宮七調有幾調可用？」寶珠道：「如黃鐘宮以七音生七調。一曰正黃鐘宮、二曰大石調、三曰正黃鐘宮角、四曰正黃鐘宮轉徵、五曰正黃鐘宮正徵、六曰般涉調、七曰大石角。卻只用正宮、大石、般涉三調，共八十四調，只用三十三調。」秦文道：「你試寫出來瞧。」寶珠便拿筆寫道：

黃鐘七調：只用正宮、大石、般涉；  
大呂七調：只用高宮、高大石、高般涉；  
太簇七調：只用中管高宮、中管高大石；  
夾鐘七調：只用中呂宮、中呂調、雙調；  
姑洗七調：只用中管、中呂、中管雙調；  
仲呂七調：只用道宮、小石調、正平調；  
蕤賓七調：只用中管道宮、中管小石、中管正平；  
林鐘七調：只用南呂調、高平調、歇指調；  
夷則七調：只用仙呂宮、仙呂調、林鐘商；  
南呂七調：只用中管仙呂宮、中管仙呂調、中管林中；  
無射七調：只用黃鐘宮、羽調、越調；  
應鐘七調：只用中管黃鐘、中管越調。

秦文看了說：「很不錯，這個你倒明白。你既講音律，我給你瞧一件兒。」說著便拿過筆來寫了幾字，遞與寶珠道：「這個什麼字？」寶珠看寫著的是：

因笑道：「這個認得。」秦文哼了一聲道：「這是姜白石詞稿中的注拍，宋代迄今無有識者，你認得。敢有鑿鑿可據的麼？」

寶珠道：「這個哪敢在老爺面前謊來。這宋譜應指字法，原應著十二律。老爺這個還少兩字。」秦文道：「我忘了，那你寫我瞧。」寶珠便接過筆來，並排寫了兩行：

黃大太夾姑仲蕤林夷南無應

秦文看道：「律呂果然被你譯出了，你可能辨聲出口麼。」寶珠道：「這個便與今時工尺無異，古為管色，今為指法。剛老爺寫的九字譯到今譜便是：六、凡、工、尺、上、乙、四、合、五。」秦文道：「怎麼便是這九字？」寶珠道：「宋譜原與今譜無異。只看沈括的詞集，原本字旁注譜，原是草書工尺，並無又△等字樣。沈括與姜夔同時，可見陸鐘輝所藏汲古閣白石道人詞集，旁注△又等字是誤。老爺不看別的，只看白石集內琴曲所注指法，■誤作個，■誤作■，上曲下冬誤作上曲下及，省誤作自。可知久字是草書六字之誤；△乃合字逸其半；■乃工字缺一筆；■乃草書四字失其筆意；ㄣ乃上字缺其點划；ㄣ乃五字缺一划；人乃尺字缺其頭；■乃幾字缺其鉤；乙乃挑字作■形寫。近本竟以久字寫作么，ㄣ字寫作ㄣ字，更誤不可體認。凡有圈者即猶近世上字，高音加一人旁作仕，尺字高音作尺，工字高音作工。」秦文恍然大悟，撚鬚笑道：「這個很見心思。」便別的也不再問了。因道：「你明兒好好的把這個細細編一集子出來，就名個《四聲五音九宮十二律呂考》。我給你發刻行世去。」

因又低聲道：「我喊你來，卻不為這個。因今兒往中丞處去來，中丞自己說『人因我不是個正途出身，那些士子們都瞧不起我，我回來想半天來，得一個法子。想也沒什麼乾不來。』我因問什麼主見。中丞說『我想刻一集事詩，無奈我自己動不得筆。倘請外面人做去，似不穩便。』意思要請我做，我哪裡高興替他乾這些，便不回一話。中丞見我不語，他便移近座兒向我說：『老兄有了年紀自不肯代我乾這些，聽說令姪的筆墨很不壞，此地個個都推許他，可否就勞他替兄弟乾這點兒事。兄弟替他保一個兒功名玩玩去，不很好嗎。』我知道你不愛這些功名的，便一口兒辭了。中丞又說『既不要功名，兄弟便封五千兩的潤筆，送去便了。這詩也不必過好，過好了便不像兄弟做的，也不用多，只要這麼一二百首，有一卷子可訂便有了。』我因想你老不能掙一個錢，白白的拿這一大宗銀子回來，也好叫你太太歡喜。所以我答應下了。」說著便向抽屜內取出一卷本子來道：「這是他來的題目，你拿去做去。可不要又丟在腦背後，不乾了。」寶珠打起臉兒不應。秦文放下臉道：「怎麼？」寶珠勉強應了個是。接了本子在手，便想要走。秦文道：「今兒你姐妹們因門巧，辦下了些什麼可口兒的酒菜。本來要去喊你，你便在這裡吃罷。」寶珠不敢違拗，便仍坐下。秦文因道：「今兒你論的音律很見些兒功夫，明兒你向帳房裡領十支大卷筆、十錠鬆煙去。明年鄉試近了，可不要誤了正經。」寶珠唯唯。

一會子擺上飯來，寶珠便和秦文、袁夫人及美雲姐妹一桌兒胡亂吃了些。見沒事，便回惜紅軒去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正是：

書生莫笑無長物，一句新詩一寸金。